人间

当温情撞见春风

燕 芷

门前掉光了叶子的柿子树上挂着一串串火红的灯笼，我们坐在故乡的老屋里围炉取暖，身边有老人、有小孩，有百合的芬芳，有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这足够撑起一个热闹非常又温情脉脉的春节。我在那浓郁的温情里抬头，撞见了春风。

1

自从来了深圳以后，回娘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自从生了二宝以后，给父母的零花钱也屈指可数……于是春节前领着两个娃陪父母去逛街，想着一定要给他们买套衣服。

母亲牵着大宝，父亲抱着我那长得多肉似的小宝。担心老人家累，每过五分钟我就和父亲说，给我抱吧，小宝宝不轻。父亲不给，嗔怪道：“在家还没抱够啊？我帮你一下怎么了？”我没回答，心里暖洋洋的，就是开心。继而又听见父亲和小宝说话：“真是难为你妈妈了，一天到晚抱着你，我抱一段路都觉得累。”

衣服一件没买，这个嫌不好看，那个嫌不合适，其实就是不舍得我花钱。我只好给他们塞了一小叠人民币。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给你们买年货的，爸你看看够不够？不够我再匀一点。”父亲耳朵有点背，问我说了什么。母亲大声说，“她问给你的钱够不够哇，傻不傻？”

父亲用左手抱小宝，伸出右手摸摸我的头，“傻孩子，够了，太多了。”

那一记“摸头杀”让我内心百感交集，仿佛我还是从前那个未成年的小女孩，或者说在父亲的眼中，女儿永远都是个小女孩吧。

不一会儿，他说手累了，把小宝还给我，我伸手接小宝，父亲还拽了一下我的衣服。我笑着说：“您不服老不行，孩子都抱不稳，还拽我衣服。”

“我自己养大的孩子，我想怎么拽就怎么拽。”他逗我。

“行行行，你拽，放心拽你的孩子，别把我的孩子拽下来就行了。”

回到家以后，母亲来电说：“你爸在你口袋里塞了东西，你不要丢了。”

我伸手摸了摸口袋，一大沓人民币，比我给他们的多一半……就这样，他们把钱塞进我衣服的口袋里，把沉甸甸的爱拽进我的心里。

2

小宝牙牙学语没多久，我就教她说新年好，说身体健康，说万事如意，说恭喜发财……

可她就喜欢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我对她说不用说红包拿来，搞得像个小乞丐似的到处讨红包。

她认真地说，“没事啦，我是小孩。”

我也只好认真地告诉她：“我不是小孩，别人以为是我教你的，我很尴尬的。”

“我不尴尬。”

“我知道你不尴尬，你为了让我不尴尬不要说行不行？”

“让我想一下。”

“嗯。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妈妈我告诉你，不行。”

我的苦口婆心败给了她的烂漫天真。

3

家里买了一树年桔，放在阳台，贴上利是封，挂好小灯笼，年味儿就浓了。就是一会儿的工夫，女儿摘了几十个下来，并且已经剥好皮，一个个小橘子光溜溜圆滚滚地泡在她的浴盆里。问她在干吗，她说过年了，给橘子宝宝洗澡澡。果然，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

跟她说吃太多上火的东西了，得去去火，她说喝蜂蜜水。给她用温开水冲了蜂蜜水，她刚呷一口，突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妈妈，小蜜蜂骂我了。”

“怎么骂你的呀？”

“小乖乖，你干吗吃我的蜂蜜。”两手叉腰，学小蜜蜂骂人的样子，可可爱爱，简直要把我的心给融化在春天里。

4

今年春节我们回老家过，女儿第一次回老家过年，开心得像小兔活蹦乱跳。之前在深圳的时候天天打电话给她爸爸说：“爸爸，等你放假了来我家玩好不好呀？”她觉得深圳是她的家，老家才是我们共同的家。问她喜欢哪个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老家。”

“为什么呀？”

“可以爬楼梯，可以找小哥哥，可以放烟花……”

“还有呢？”

“可以接雨。”

老家后院的屋檐有雨落下来，她喜欢伸手去接，一滴一滴落在她的小手心，溅起一朵小小的花，她满心欢喜。

小孩儿的欢乐特别简单，爬一爬楼梯，放一放烟花，去隔壁家串个门，就觉得很心满意足。那欢乐就像夜空中璀璨的烟花，绚丽地绽放。

5

我曾经一直感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像蜗牛一样背着沉重的负担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可是在这个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幸福。因为上有老，才能感受那来自长辈的疼爱，还能保留几分孩童的天真；因为下有小，才能承担起一份担当，才能在人间烟火里感受那份天真。

我思

移动的乡村

刘青松

在乡村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事实都不是表面上那个样子的。

以前，我一直以为乡村是固定的，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才知道我想得不对。乡村的一切都在行走，几年不去一个地方，再去就会发现，那里不再是以前的模样。都说“物是人非”，其实物也会变，变得人不得不从它们身上看到自己身上生命游走的痕迹。走在儿时的路上，我常常想，我离开了童年，童年里的一切，都不再等我了，就像游戏结束了，我们都各自走散了一样。

我看到的变化首先是路，很多路变窄了，我记得小时候马兰村到东南村的那条土路很宽，两旁是排水沟，沟上面才是枣树，我们看枣的时候在路上玩儿，看着赶集的人来来去去，那条路好宽。这些年我去东南村常常走另一条小路，不走那条路了，今年偶然走了一次，发现那条路居然变窄了，也不平了，原本笔直的路变得有些弯曲。因为长期不下雨，一些排水沟里被种上了庄稼，甚至自然淤堵或被人工填满，种上了树，种到了路边，树枝都伸到了路上。这也很正常，人都为了利益，即使小，也在一点点地扩充着，其实路本来就是地里踩出来的，还原回去也是常理。

乡村的每条路历史都很长，即使最老的老人也不知一条道路是什么时候踩出来的了。我却有幸看到过一条路的出现，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的一块地是怎样被踩出一条路来的。我们邻村有集市，本来在村里，后来移到了村外，挨着我们村很近，这点小小的移动改变了村民赶集的路线，他们开始在我们家地里走，走成一条弯曲的小路。第二年耕地把它耕碎，赶集的人仍从那里走，十天之中四次集，但一年才耕两次地，最终那条路被默认了，我们不再耕种那里，一条新路出现了。后来的孩子们不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以为本来就如此。也许若干年后，因为其他的缘故，这条路也会被荒废，长满青草，最终还原为田地。

村庄与野外也在不断地发生着置换，盖房子的时候无论是垫地基还是脱坯都要用很多土，取土就会把一个空旷的地方挖出大坑来。乡村有一些地是无主的，常年荒着，大家都在这些地方挖土，时间久了就形成一个大坑。坑是不规则的形状，完全是因为人们挖土时的随意。下雨的时候，离坑近的所有人家的积水都汇流到那里，形成了一个蓄水池。乡村没有湖、池塘这种说法，叫坑。坑大多数是在村边，一面挨着村子，另几面就是野外。坑是村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洗衣服、洗澡、饮牲口、灌园，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坑边。随着时间的推移，村边的坑变成了村里的坑，被垫上，村边又形成了新坑。有些坑慢慢地被冷落了，人们很少到那里去。如果天旱，坑干了几年，有人就会有想法了，在坑里面清理出一块地方种上菜，或者种上几棵小树。甚至有人从别处拉土把它重新垫上，盖起了房子，一个大坑就消失了，而在别处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坑。

坟地也在不断地增减，在乡村，坟地和房子一样重要，选好茔地后，就一代代地埋下去，形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即使那里不再是自己家的田地。村里即使再吝啬的人在这件事上也通情达理。但随着儿孙越来越多，祖坟变得拥挤不堪，就会有人把自家的坟迁出去另立，一般是把父母迁出祖坟，在自家地里另立新坟，此后再上坟的时候，第一代自然知道老坟里的祖父母，到了后代就漠然了，只管自家的那一小片，慢慢地，老坟没人管理，也就埋没于荒烟蔓草之间了。时间久了，这些老坟就会被忘却，自然就会消失。

和老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常常说到他们小时候的事，谁家房子那儿本是一个大坑，哪儿是一片树林。因为没有经历，我也便无从设想，那里带着无穷的眷恋散落在一代人无尽的记忆中。我们村东洼有一片瓦砾场，现在种着地，人们把那里叫“庄户”，是燕王扫北时扫灭的村庄遗址，那以后我们才来到这里。听老人说，马兰村最初的时候在现在村子的东北角，大家走到这里，马不再前行，人们以为是天意，便在这里住下，叫“马兰（拦）村”。现在那里是一片柳树林和一条小河，500多年的历史，一切都移动了，只剩下了一个名字。

温故

回忆米春茂老师

魏新民

米春茂老师与我既是同事亦是前辈。

他为人谦和、处世淡泊，与人无争，跟每位同事都相处得融洽而愉快。那时米老师的画，人们多是从过年时的年画中才能看到，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一笔一画的某个局部开始见证一整幅画的完成过程，见多了，也没觉得多么新鲜。那时的画多是参加市里的文化活动或画展，还没有卖画一说，所以得到米老师的一幅画，也不感觉多难，单位老人家里，差不多都挂着米老师的画。

后来，他的画值钱了，求画的人多起来，他终日苦于应酬。那年，新分配来的一位年轻人结婚，他主动画了一幅画表示祝贺，羡慕得几个年轻人恨不能再结一次婚。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和几位同事除了创作，主要工作是组织业余作者，还编辑着一本叫《蓝天》的文学杂志。

这是本内部刊物，旨在为本市业余文学作者提供一块创作园地。

编刊物除了小说散文等文字编辑外，还要安排些插图，没有“美编”，米老师就主动承担了这份工作。

当“美编”是分外工作，我们不好意思麻烦他，可在他眼里，既然是文联的工作，就是自己的本分，天经地义。

“美编”的职责是为期刊设计封面，为内文配插图，为封二、三书画摄影照片等。

每期需要插图的小说稿交给他，他再根据我们的要求去物色适合文字风格的画家作者。

那时一般家庭还没电话，就是有电话他也很少打，都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把小说稿亲自送到作者手里，说好哪天交活儿，他再去取。

他说，亲自登门是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他是美编，在画上他是权威，能不能用，他说了算，可他总是把插图取回来交给我们，用不用由我们定。如果他看我们表情稍有勉强，就立刻说：“没关系，这个不合适，我再让他去画”。从不嫌麻烦。我们不忍心他再跑路，就说：“不如打个电话跟作者商量商量？”

米老师是前辈，又是著名画家，他完全有资格这么做，但他不肯，他说电话里说不清楚，其实他就是不想让人家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那时一幅插图的稿费只有5元钱，就因为是谦和的米老师组稿，画家们不但乐于帮忙还感觉是一份荣幸。

当时地区范围内的人物画家如赵凤迁、展览馆的李晓柱等，都曾为我们的刊物画过插图。

米老师总是谦虚，说他不懂文学，其实他安排的插图非常好，当时我们编过的小说内容早记不清了，可他设计的封面和那些生动的人物插图却至今难忘。

这样，米老师为我们义务当美编近十年，直到1993年。

米老师成名早，社会影响力大，人们总是习惯把文联的画家们称艺术家，“你们艺术家如何如何”，米老师听到这样的话总是不以为然地反驳，什么艺术家，不就是个画画的吗？

他没把自己当艺术家，从来没有大画家的架子，比起那些牛皮吹到天上去的所谓大家，他真的是太普通不过了。

都说米老师的画超凡脱俗，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我想，首先是他这个人的内心、修养，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吧。

闹春 王少华 摄

行走

雪

郭之雨

下雪的季节，我想写雪。雪在这个世界才是最孤独的，因为它只有白。关于雪的诗词歌赋，已被文人墨客穷尽了赞誉，若想写出新意，就要把心掏出来，放到雪里去。

我踏雪来到运河边，看到郭二叔时，雪还在下，纷纷扬扬，如无数梨花飞舞。风抹白运河湾。树站在雪里，路也延伸到雪里。河滩上那条老龟似的旧船，也被层层叠高的厚雪包裹起来。不白的，只有流淌着的、没有结冰的那段河水，雪落入水中立刻化成了水，不能改变水的颜色。

郭二叔裹着三合一的黑色冲锋衣，戴着毛线帽子，肩上扛一柄镐头，站在运河扬水点上的银白色光晕里。我想逗他一逗，未及开口，他先是张嘴喷出一团哈气，然后“嘘”的一声，右手朝运河河面指了指，顺着指向，我看到一只和雪一样白的白鹭。

一丛芦苇，在雪中千姿百态，或躺、或立、或斜……那只白鹭蜷曲着，像一朵含苞的白荷。它身后留下两行深深雪窝，串起河滩上无数雪坎。灵性的白鹭发现我靠近，振翅，优美地飞起，云朵般飘向更远处的芦苇荡。这只白鹭让人感到神秘魅惑，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把自己交给运河，体会着无边的孤独与冰寒。

雪，还是飘飘洒洒的，“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我忍不住问：“ 二叔，下雪扛着镐头出来干什么？”

二叔说：“ 女儿回来了。”

我说：“ 二叔，女儿回来了，下雪扛着镐头出来干什么？”

他说：“ 女儿问我运河还有没有芦苇，我就扛着镐头出来了。”

郭二叔说，那些年，入了冬，万物蛰伏，田野里除了麦苗泛着绿意，只剩下无垠的枯黄。这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他为哄女儿高兴，经常扛着镐头，去村东的运河湾。运河，老辈人叫运粮河，是一项宏伟的工程，被誉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想想就知道多珍贵。运粮河遍生芦苇，有取之不尽的苇根，白胖胖、肥嫩嫩，刨出来，抱回家，洗净根上的淤泥，放到嘴里嚼，随着水灵饱满的毛根在嘴里爆裂，浓烈的烂泥味与淡甜的苇香味交织，把女儿的童年滋润得水灵灵、甜丝丝。

那时河水面不宽，从南到北，似一条根深蒂固的藤，在比老爷爷还老的村庄蔓延。河槽子里有很多芦苇，每到冬天，烈风巧手妙织，把白亮的河面连接在一起，远远望去，如锦绣铺满河床。这时的芦苇枯白一片，粗细不均的芦秆顶着羽毛般柔曼的穗头，如雪花满滩，水波弥漫，灵秀而妖娆，顺着河道绵延到遥远的天际，如有风乍起，苇絮随风，弥天盖地，形成一幅壮观的“芦花飞雪图”，为冬日的运河湾平添了几分壮丽。

冰封后的芦苇成了新生儿，被两岸祖辈们宠爱至极，也赋予了通俗又亲切的新名字“芦材”，“材”取“财”之谐音，寓意如意和财富。祖辈们把平板车拉到冰面上，一把大钐镰挥舞，脚下跳跃着欢乐的冰花。除去一些用于农村房屋编笆铺顶用，挑些好的，梳理到光洁明亮，然后编制成芦席、芦帘、畚箕、鱼笼等物品，拿到集市上卖，挣些零钱补贴家用，一棵棵芦苇不与草花斗艳，淡泊从容，却顽强地支撑着那个年代的苦难。

在老师教我念“he”的时候，运粮河已经完成蜕变。改叫运河。河床拢着水流，如巨龙蜿蜒，匍匐在冀中大地，成了梦纳百川的海，装得下一轮明月，装得下满天星辰。运河的梦想，就是用清纯的水质，养活一个个村庄，浇灌万万顷良田，让人间草木花繁茂。它做到了。

今天，落着雪的运河，是一本浩大洁白的纸。我弯腰撅一段苇秆，当笔，写上雪最幸福的事，就是为大运河做一次美容。写上郭二叔最幸福的事，是瑞雪中刨苇根，把女儿送回童年，女儿快乐，他快乐。写上我最幸福的事，就是看旧船的旧，白鹭的白，听郭二叔讲大运河的曾经。

我渴望有雪的冬天，站在运河岸最高的地方，迎着呼呼的北风，让运河的乡情吻遍全身。每一次，我把雪轻轻掸去，却又希望它落在身上，化的那部分，就融进了生命。

汉诗

元宵节（外二首）

李传福

纸糊的鱼群游过街巷
衔着烛火，把黑夜
烫出一个个透光的洞
孩子们追逐着
踩碎满地糖霜的月光

糯米在竹筛里打滚
裹上芝麻的星屑
祖母的手掌
是一本翻旧的皇历
正把团圆捏成有温度的形状

铜壶嘴吐出的白气
在窗棂上绣出霜花
我们围着火炉
把故事烤得酥软
直到灯笼的呼吸
把整条街染成暖色

月亮，那枚巨大的汤圆
正被云絮轻轻搅动
甜腻的馅料
从糯米皮中溢出
滴落在
每个人仰起的脸庞

团圆

竹签搅动琥珀色的糖稀
在石板上画出
会发光的蝴蝶
孩子们踮脚
把整个夜空都含在嘴里

花灯游过青石板
纸扎的锦鲤驮着烛火
把巷子照成
一条会呼吸的河
我们提着灯笼
打捞水中的碎银

糯米在蒸笼里膨胀
裹着豆沙的月光
祖母的手
是一本翻旧的皇历
把团圆揉进每个元宵节

月亮

糯米团裹着黑芝麻的暗涌
铁勺搅动时
整个银河在锅里翻身

灯笼的光晕正一层层
剥落朱漆门框
孩子们举着竹竿
把影子钉在砖墙晾晒成剪纸

当烟花碎屑坠入汤圆碗底
月亮这枚古老的铜镜
正把人间照成一场流动的宴席
我们咀嚼着
祖母皱纹里溢出的甜味
直到时钟把夜晚抻长成
一尾发光的锦鲤

运河故人

孙晶昌

大白洋桥村民姬振铎
再没人喊你，就被这
日子忘记啦

进腊月了，那些储好
的劈柴，要像仪式一样
燃起，就温暖如往昔的岁月
那是你最高光的日子

好嘛！那些日间调皮的大牲口
也都温顺或听命于你
弹起三弦，又用满是泥巴的手
拂过古老的蟒皮
用最嘶哑的嗓子
喊出声音

就像运河与南排河的水
静夜黯然，波澜不惊
就像是那一生
声声渐慢，渐行渐远